

チ 3
8565
2



特
門子 63
藏 3565
卷 2

墨苑小敘

新韻訶除麋擅天百余訶
新都霖險麋非無也驛鼎粵
之罇秦山廬胡之弓車夫
而能為也乃若舍菁咀萃韜

光哉耀綜百民而歸之淵嘿
洞萬有而納之範圍匠者巧
物先會心于象外智巧歌詠
非夫人而能爲者則安得以
啣蓺名之管庖丁解牛目

錄

全牛而曰臣之所好者蘄也
進學技矣輪扁斲輪得之心
而應出手謂古人之書皆囀
粕豈其以游刃運斤爲沾二
者哉彼誠有所寄也新郟程

君房好學能文詞嘗待詔金
馬門尋棄去而歎注意于翰
墨其所規設構製造激入神
得伸將廷珪之遺灑至于瑰
形異狀極字宙間之所有而
各臻其妙若六書象形訖文
字苞叢理學士大夫及騷雅
之士爭寶重之賦詠贊述不
啻盈箱系牘具載墨苑一編
可考也余間接君房其論議

宏博而歸雅正其詩淵二虜
大國之風則非以松滋麋煤
煨熊而矜奇者夫猶龍守墨
子靈尚玄君房蓋善師古也
而進于技者也余故曰有所
寄也若曰君房以除麋妙天
下則淺之虜知君房矣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總裁 國史

會典 孚告

存問吳郡申時行譯



中書舍人潘緯書



墨苑序

余林居客有持墨苑示余者銘賞詩歌傾海內士大夫手幾徧而摹寫品式瑰形異狀皆精雋爾雅非鬼

工不能刻非天孫手不能
繪也問之知為新安程君
君負俠好結客能文章每
恨墨苑中真贗錯揉因精
心綜之其聲價愛出古人
目前餘子勿論已漢尚書
令僕丞月賜隄糜大小各
一魏孝廉能文案者東宮
給香墨授之皆羨自秘府
人間無敢獨造至梁則為

墨苑序 卷二
螺為量為丸為枚始散製
于好事家而南唐惟奚李
最稱第一即裕陵亦寶愛
之秦少游間有殘墨潘谷
不覺動色再拜其珍重如

此然所推許者但經歲滅
寸三年不感而已多使遇
今日程君墨苑中誰當虛
左皆蔡君謨浣墨者餘則
笑而啜之司馬君實畜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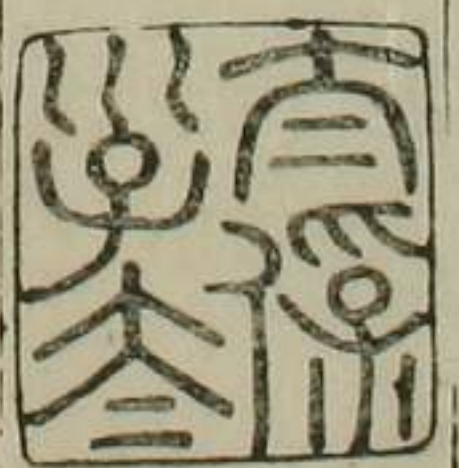
數百或以為言君實曰吾
欲使子孫知我所用此物
何為也余老矣無所嗜好
不能啜亦不欲多藏姑玩
君所著書日游戲翰墨以
為樂其不賢于守黑草玄
者幾希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兼
建極殿大學士知

墨苑序 卷一
制誥 經筵 國史

玉牒總裁 予告

存問太原王錫爵撰



禮部負外茅聞詩書



墨苑序



余以壬辰叨第待唱句臚則程君
身博為典客寔導余

陛見律度端亮心竊儀之嗣是締交
長安稱莫逆亡何幼博以伉直失
當塗意罷歸余亦陸沉金馬十年

所不相聞問一旦省角巾野服而
造余者儼然程君幼博也寒暄畢
出所携墨苑示余采一緡閱見海
內名之稱述曩昔凡墨之利於用
與多博之精於墨者業纏之言之
似多庸置喙矣竊願指歸君蓋契
乎道而寄神於墨以垂不朽者也
竹素代還隄縻用廣奚李既邈妙
訣失傳彼夫金碧其表糝泥其裏
濡之而粘筆運之而膩紙第假能
之者以為之鵠而耳食之徒輒望
風趨之此以墨賈者也世道交喪

真贗錯探寧獨墨然哉幼博宜者
 激於衷矣顧念匹夫徒步之輩力
 不能挽澆薄而返之真醜迥矯世
 厲俗思窮贗售者之術開其口而
 奪之氣以故彈思竭慮於取烟合
 劑諸法靡不搜搜閱密契彼亦解
 且也指罇賦值較然以明不欺在
 墨苑所錄作也諦觀苑中所載原
 本太極肖象陰陽旁求人官物產
 三寸之道森羅悉備而又每圖系
 之詩歌銘贊闡發幾盡贖義此豈
 僅以墨行世者耶自古僚之九

墨苑序

卷二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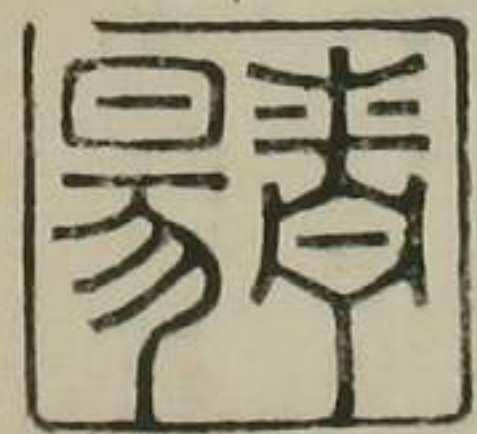
滋蘭堂

郭之斤慶之鑿病僂之承鑿其人
鬚者猶在率皆神有所寄類非徒
以術鳴者聞之曰心之精神是謂
聖故夫僂聖於丸者也郭聖於斤
者也慶病僂聖於鑿與承鑿者也
即謂幼博聖於墨也亦宜何者彼
其神固有所寄也夫多博奚以寄
神於墨者默也其質思其用至
維至維默道之極也多博源慨者
奇節善攻古文辭坎坷一官歸羅
家羅羅軒杆控者若而率後得釋語
云皦易行白易涅從昔患之矣坡

蓋慕乎老之守墨楊之尚玄庶幾
可多跋盪于世乃於墨獨有取焉
今讀園中一草憤懣壯烈與鄒陽
江淹異調同工君子可以覘其志
矣多博既以墨為道久之用志不
分乃凝於神神之所之可以前無
往古後無來今可以與僚郢諸人
相等埒即激墨苑文章百世而下
省多博之墨在則多博之精神在
幼博之精神在則不朽之事業在
也故曰君之蓋翼乎道而寄神於墨
以垂不朽者也豈僅以墨行世

墨苑序
卷二
者耶余世人不察標之多博墨
不弋利而弋名於特表而出之殆
不覺其辭之陋且贅也

萬曆乙巳孟冬晉安翁正春書



墨苑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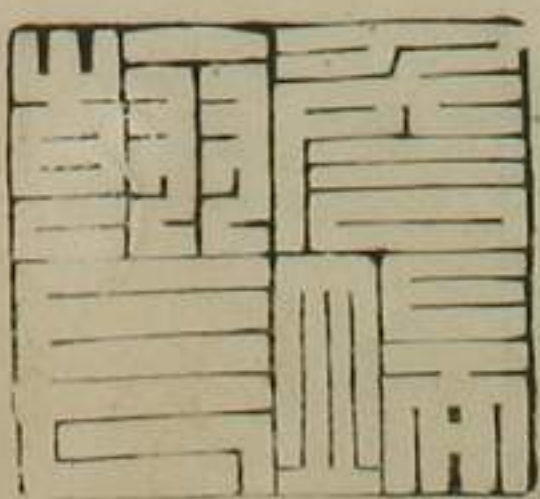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考工
之法倍矣非妙於工者不能創
為器非妙於文者不能述為辭
而獨於文房諸器無及焉彼其
時有方策而無方絮有刀削而

無不幸一有丹漆而無烟煤僅一
灼龜身墨之用不廣不精也三
代以前文章寄之金石三代以
後文章寄之直毫素而墨之權始
重夫毫為墨使也楮為墨寄也
而墨之神獨傳天地風雲山川
鳥獸神鬼窈冥奇形詭狀可見
者與不可見者墨能圖之言笑
涕泣妍媸之音蟬緩之音和平
之音侏離缺舌之音可聞者不
可聞者墨能紀之孰謂墨之用
晦哉墨之妙如仲章如祖敏陳

朗如奚氏父子柴珣潘谷沈珪
常和張遇王迪輩名施於今而不
可見程君之為墨也其言曰液之
以桐也草之以苗也香之以沉
水龍麝也煙之以高下也禱之
以計籌也其法無所不精取象
無所不備寄聲無所不據盡天
地風雲山川鳥獸神鬼之狀與
夫涕泣嬋側嬋緩和平侏離之
音而皆寄之墨於是墨之中不
待砥筆而有象不待摩突而有
聲幾與洛之書河之圖窮宇宙

盡古今矣程君母乃後乎老氏
曰衆人恢之我獨墨之程君將
無以墨之為恢之以恢之為墨之
者也

江夏郭正域撰



題程君房墨苑



今儒者類曰道成而上藝成而下云爾
乃孔子論學志於道者游於藝然則藝
亦道中物也故道至於御天立極必傳
藝至於專門控世亦傳自有書契以來
以道傳世者莫盛於羲之畫周之辭孔
之刪述無容贊已以藝則如蒼頡史佚

之篆大撓羲和之曆左國班馬之史鍾
王米蔡之書陶謝李杜之詩屈宋相如
之賦或聞未有或振中衰亦益以絕技
成不朽然此安家者築乎借翰墨以垂
芳者也墨家物無絕產之品乎哉昔人
亦有稱絕如陳玄氏者蓋以寸品名世
而儒多多矣焉不道豈非以其局於藝
未及於道等諸梓匠梅與之作欬噫如
以藝爲詩文亦雕虫小技耳奚獨一墨
如曰藝即是道則墨之爲用非渺也是
明聖述作之攸資而后皇綵綸之所深
也 可以技薄之哉新安程君房氏幼負
不羈之林而所嗜在墨長亦攻古文辭
不銖、於摹古而直擅自以詞壇翕然

重之余略見其園中志蓋二子蓋長仰
淵雲之遺骨也君房游而不有謂明興
不之化者適至嘉隆間七才子盛矣然
而當爻之君子每推敲於神氣色澤之
間以為色澤近古而神氣等閑不偏是
文字家之優孟耳詞壇之牛耳難執哉
以多口好可以前無古而後世今在寔

丁氏一術矣是用殫精竭思尋真
辨偽得二珠於烟煤膠漆之間而絃諸
圖像其取類也起自太極兩儀博及天
地萬物本儒藏而別其函貫禪玄而撮
其最要圖自為頌贊系以名公品題命
曰墨苑上下凡十二卷技雖賸於陳言
而精深浩博遠過之其卓然擅名一代

無疑矣庖丁為文惠君解牛者合衆林
之尊文惠君嘆曰技至此乎丁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乎君房之玉苑以
之患性至拙於世玩一無以標唯得
其房所惠墨精數品不禁擊節為益年
來頗事著述與翰墨相親於筆端亦知
美惡而不意得墨象之三昧於程尺亦

一費心事曰有感於壘產淵山斧之識
也若謂自古作述家有括淵山之斧者
世不恆見之則不洵窮達天順以位亦
界以時之與否而成大業萬古不朽
是故開闢後世者人備未有文字此山
一開於羲皇之斧而八卦立立象後既
有文字未有刪述此山再開於宣尼之

斧而六經垂六經既垂二氏之年亦闢
出奴入主未有折衷此山誰開此斧誰
握則我

高皇帝其人已其經倫三教大旨略見
於禹製文集中妙在圓其宗而不圓
其矩未其教曰不其心主不主二氏
孔子奴不奴二氏而兩賓之真是

獨字剖陰割陽之斧重開世出世間之
山月為天立極者自是道術之荆榛盡
闢而義文周孔不得專美於前矣士君
子何幸生此盛世當有識其大亦復其
小者出佐下風流光無極浸淫二百餘
年何察也道不敏竊有志焉求識其
開山斧之大者而道力綿薄不無虞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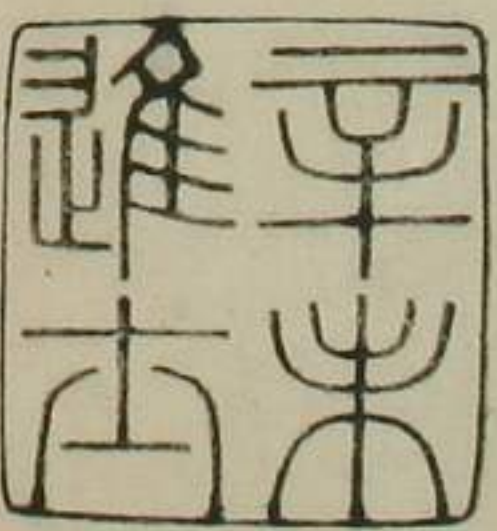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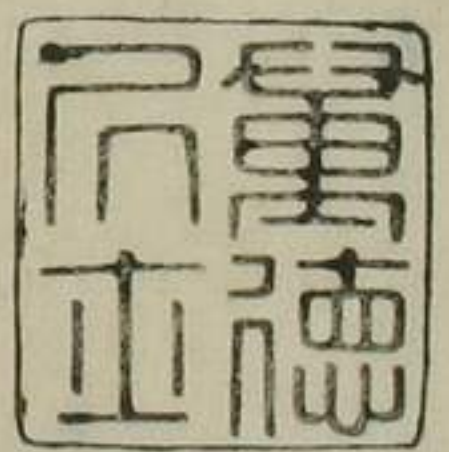
畫扇不成之謂乃君房之擅絕技於墨
死其得

高皇之斧之一班者哉縱以識小自命
誰得以刻鵠類鶩擬之或曰藝雖精於
道終無當也是殆不然嘗讀華嚴經中
十地品而知摩訶菩薩從三吳入劫地
既已超凡入聖生如來家矣然猶曰本

不曰未差別之智未圓也迨入五地而
後於世間一切藝術靡不精徹焉通又
入七地而後能舉世間法悉融於出世
法然則人智世一切如露如電之法無
一而非普賢行門也儒者果淵此法眼
念及三祇劫中之字字有不透盡世間
法而徑自出世者吾深未審君房之來

自何品而傷其法以藝局墨苑也可乎
哉

萬曆癸卯冬十月吉旦中吳管志道
之甫漫



河東薛明益書



墨苑序

新都程君房以漆和松心燒之摹萬
物之形以製墨精絕一時有曰玄元
靈氣者尤妙絕今古余既為之贊矣
而君房之所以能精於技者尤未之
及也凡智者創物明者法焉法之中

而幾於創非其聚精凝神中有獨得
不以外物增損不能也故筆至於恬
紙至於倫皆千古絕技其人亦魁梧
奇偉神明之照有非流俗所能及者
君房生平嗜古嫻於文詞而豪俠自
喜周遊縉紳間其慷慨超邁所至無
不見重者常自言曰携書墨入長安
不慕榮不苟利彈心所好至於頭白
鬣齧不顧也此非其中所獨得有進
於技者乎宜其悟妙理於古法之中
寄絕技於寰宇之內非苟然也若夫
墨之為義至幽極深知道者以為嘗

守而治世者所為躬脩也君房苟有
悟焉余可相忘於無言也已
萬曆丙午歲春正月之吉

豫章涂宗濬書



刻程氏墨苑序

物之可傳者若三代之鼎彝
籀之鼓歐之劍斯之璽何之
瓦宋之陶與研皆託於金玉土
石之殊質以久存於世而世亦
蒙之於歲與玩之間惟墨不然

其試之也如吹竽必一一而吹之
其既用也如嗽蔗至委而不厭
其密移也如火消膏而不知其成
功也如春蚕之作繭而歸於烏有
以達朽之材當必磨之會後無壽
類矣而李廷珪以久特閒當是
時以德壽重華兩宮之賻僅得一
笏其收名定價與歷代重器埒而
膠煤荃草之類亦可銷金玉而
輓土石者豈不誠尤物也哉雖然
吾以廷珪者利於墨亡而無利於
墨存也墨亡則虛無之鄉校量不

到如梁鵠之書弗興之畫形模水
絕名字獨行耳其何賴於墨存者
閱廷璋之後有蒲氏之墨趙氏之墨
林氏之墨葉氏之墨皆與之相及
而所謂一點如漆百年如石者獨以歸
廷珪他人每稱也則賞會之家有揭
竿而先之者矣今程氏之墨滿天下
同能者宜悉力而與之角乃數年來
不聞有超乘而先者即諸公訓贈以
為橫絕四海不減矣超矣百年以後
吾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以後
吾尹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吾於

何乎知之於者世之賞會乎知之君
房其年改玉也哉夫房曾有所不
釋於方氏而於窮其伎故彈精於
此以一丸塞其闕男子不具剛腸但可
悠：視息何成一事夫房有心人也
我其墨之傳也以此君房游吾郡無
他過從獨索予試墨是日池水盡黑
而予為作墨苑序

華亭史氏董其昌撰并書



黃應道鑄

墨苑序

上在典榮以竹挺染漆而書迨魏晉所用則延安石液之類無近世所謂墨也陸雲與兄書登三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十斤是已沈存中帥鄜延後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而中原近無此物

有唐始立墨官以上黨松心為佳故易水祖
氏為最著江南奚超父子獨步在六易
水產也然名存而物不可見矣後世潘谷
張遇常和翁彥卿之派代不乏人如葉
世英造仁壽宮墨葉邦憲造復古殿墨
劉士元造緝熙殿墨執冠時流名徹蒲

秦抑何盛也明興作者莫踰新安而羅氏
益有聞然墨之色澤臭味以天質勝而以
金珠龍麝雜之石諸高村勝人而生綺
紈之家寧不損其韻度哉頃日增雕飾
以塗人之耳目而物料精好大非羅比雖馳
譽一時不足貴也程鴻臚君房博雅能

詩文而心解和膠點漆之法自謂古人所未
及近以十數丸与墨苑遺余嘗一再試之
輕乾黝黑入研無聲耳蓋備墨之衆美
而體製精妙種之擅奇至今人應接不
暇豈世之所豔在是雖君有不得而盡
廢者耶昔常和鬻墨少室取其贏創
三清殿而不以自給潘谷者墨既精美而
口不二價士或不持錢以求無多寡方与之
此其人品要有過人者而後能不朽於世
相傳和墨歲久鋒可截紙至于遇不為
五百歲名而成膠售俗執日以下噫孰謂
一隄縻之細而可苟也哉君房豪爽磊落

之才不完於用而一寓其奇於此宜其非
常墨所能髣髴也余於 交戟內嘗識
君房尋余袖鑿於世君房亦投劾南歸
以四詩贄余金陵蓋崎嶇患難之餘而
復得相講於紙墨文字之適亦足樂矣濱
行以此編屬余為叙聊述余之所感而

歸

萬曆癸卯初春秣陵焦竑書



題墨苑

夫煙之出于火也散而無不之也
而好事者潤之以室爲之以器和
之以膠鍊之以杵使霏微縹渺之
質聚而與金石以堅幾乎以人
乃奪天上矣而其究必至于盡也

與拙難辨歛程君房氏精于治
墨與古李廷珪比埒而其記墨
有苑皆字內名賢形容其巧妙
窮極其規制殆不止廷珪氏所
謂一點如漆千年如石已者是
可使墨不朽且不朽君而鄒余

觀考工記所記有攻金之工攻木
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刮磨之工
埴埴之工以六工俟天下之巧藝
以六工所成之事俟天下之輪輿服
飾宮室器血千載以下讀其書
若見其器則言之能不朽也然其

言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
巧合此四者能後可以為良不并其
法告天下乎蓋古人不私其巧故
傳之使為可繼今人歛專其巧故
秘之以為名君所近道者也毋徒曰
墨死吾不羨蓋以其可傳者若

之書以不可傳者聽之天下即千
百世後君所與墨俱盡而人乃用其
灋以進于乃則君房之有功于
墨也滿久而諸君子之言亦庶幾
為記事之一跡

雲間張以誠題



墨苑小序

語墨于新都聖之燕之函越之鎮
胡之弓車也然進而眠之求其黝
然以黑湛然以清光可鑒而慮可劇
者吾見亦罕矣彼不進其伎安所語
道不究其志安所疑神有以也夫君

房氏之以墨苑也君房非墨家者流也而託宿于墨君房之為墨非曾以極其材與用之致而已趣有所畸而寄有所耦畸于趣則不能與眾為政耦于寄則不以萬物而易之故內之非以弋利也外之非以弋名也耳

日手足之好以墨而注憂悲愉佚之義以墨而舒磊砢嶮崎之氣以墨而平星辰河岳草木鳥獸之奇以墨而寫神經恠牒芝楨貝葉之祕以墨而函蓋自君房之墨成而墨之精迺流而不韞自墨苑成而墨之神

轉相傳焉終古以固存矣昔之工為
墨者魏之韋唐之奚宋之潘為最
著其烟華絕代遺汁餘瀋流暎百
世然其材不過所謂一點如漆已
耳其用不過割剝而可截浸水
而不泥終歲磨不盡一寸已耳其

製不過如所稱螺者凡者拖與芴者
已身至哀萬固之精華群材之論
隨事班形立象畫意文隲豹囊姿
貞麋角陋九錫之亨而動三蒼之色
則未有若君房之苑者也故吾謂君
房之為墨進于道於神濡之而

赫蹠燦紙之而輔車兮龍之而冊府
重蔑以加矣鼓工軋名求多于五都之
市豈多所以重君房者哉余又觀
君房為人忼慨激壯發為文章往往
多燕趙感際悲歎之氣中更坎壈
意豁然而悟于知白守黑之旨及其

好墨益有加焉是殆將以墨隱而以
玄、終乎余茲以序君房之墨苑也
則第為君房之墨而已

萬曆壬寅秋日友人江寧顧起元書
于澹真館



黃應泰鑄



